

论教会转型

周小安

当代华人知识份子信仰群体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群体。我在这里主要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谈谈这个群体信仰成长的关键：教会转型的角度。这个信仰群体有积极和消极两面的特色。从积极面看，这个群体在当今对信仰比较开放和追求；而且，他们对圣经和教义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比较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做事和行动的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都比较强。如果这些能力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话，不仅能够带来他们自己信仰生命的成长，也许还能够推动教会快速发展。不过，如果这些能力发挥得不当，甚至被恶意地利用的话，也会导致他们的灵命停滞不前，甚至对教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本文从教会转型的角度，讨论当代华人知识分子群体信仰成长的关键，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这个群体中所存在的问题，包括表面现象和深刻根源，第二部分通过一个语言类比来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第三部分提出教会如何转型来落实这个解决方案。

一、问题分析：表面现象和深刻根源

我在这里专门点出这个信仰群体目前存在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既不是要抹杀他们的长处，更不是要否定他们，而是要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教会转型的建议。这个信仰群体最突出的问题是“流失率高”。这里所谓的“流失”不一定指放弃信仰，而主要指“离开教会”。这些人可能去了别的教会，可能再不去教会，甚至也可能放弃了信仰。总之一个明显的现象是：相当高比率的人，决志或受洗以后就从教会消失不见了。第二个明显的现象是不委身于教会。意思是说，许多人不能长期委身在一间教会，接受栽培，参与服事，稳步成长。相反地，不少人习惯于换教会，或在不同的教会间游走。第三个突出的现象是信仰功利化，说得难听一些就是拜偶像的心理。许多人对于“不要爱世界”、“对付老我”、“走十架道路”、“得永恒的冠冕”等等教训兴趣缺缺，甚至抗拒和抵挡；但对现实的好处，如病得医治，找到工作，或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等等，则更有兴趣，甚至是唯一的兴趣所在。第

四个现象是信仰表面化，说得难听一些就是假冒伪善，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的面孔：在教会或肢体面前是属灵的面孔；在家里，或在娱乐、社交场所，在工作岗位又是另一面孔，跟未信主的人相差无几。特别是信主多年的信徒，或教会的同工领袖，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最后一个最突出、也最根本的问题是信仰知识化，也就是所谓的“脑与心的距离”，就是光会听道、谈道，却不行道。

不过，若进一步来看，以上观察的五个问题中，没有一个是这个群体所独有的问题，它们都是这个时代西方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大使命》第一百零五期中列举了一些数据：

“……在西欧地区，无论是基督教圈子的北欧、英国和荷兰，或是天主教圈子里的西班牙和法国，信徒到教会的出席率也逐年滑落。以英国为例，1900年55%的孩子会参加教会的儿童主日学，1960年降至24%，1980年9%，2000年更降到只有4%！”

此外是伦理道德方面，许多欧洲国家通过了与基督教伦理背道而驰的法律，如：同性恋合法化、安乐死、堕胎等等。在家庭婚姻上，欧洲也急速恶化。在1960年，爱尔兰、荷兰与挪威的婚外私生子分别只有1.6%、1.4%与3.7%；但到了2000年，都高升至32%、22%及48%了！【1】

北美教会的情况也许要好一些，但趋势却并不容乐观。特别是在跨入21世纪之后，北美教会似乎正在加快步伐跟上西欧世俗化的进程。北美华人教会的情况似乎更好一些，但仍然普遍存在着上述五个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上述华人知识分子信仰群体的种种问题，并不是这个群体所独有的问题，只是表现比较集中突出罢了。因此，我进一步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既不能归咎于外部社会文化，也不能归咎于这个群体本土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应该在基督教传统的内部寻找。换言之，当代华人知识分子信仰群体只不过把那些本来就存在于基督教传统内部的问题突显出来了，让我们把这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一些。

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对我的上述看法和观点提出详尽的论证，仅在此提出一个关键性的论据。华人知识分子信仰群体属于一个特别重视圣经的基督教传统。这就是说，这个基督教传统的信仰、灵性和伦理主要是由圣经或神的话语来塑造的。

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那么，问题的根源恰恰就出在这里！一个主要由圣经或神的话语来塑造其信仰、灵性和伦理的传统必须面对双重的任务：一是诠释圣经，二是实践圣经。而恰恰从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发现当代华人知识分子信仰群体，乃至整个基督教新教教会中信仰成长的主要障碍。

首先，从理论上讲，对于诠释圣经的任务，教会的立场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唯独圣经的教义要求：因为圣经不是少数属灵精英的专利，而是为全体信徒所共有，所以圣经是人人能明白的，也是容易读懂的；经文的真义对每个真心寻求的信徒都唾手可得。另一方面，圣经诠释学又告诉我们：圣经不是人人能明白的，因为圣经是十分难以读懂的。读圣经的人需要克服重重诠释学的障碍：包括原文、读者与圣经作者之间的时空间隔，除了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距离、还有许多语言文学、伦理道德、神学教义、和灵性生命等等障碍。

教会和广大信徒显然面对着一个两难的处境：如果圣经是人人能明白读懂的，为什么教会历史上存在那么多围绕圣经和经文的分歧和纷争？为什么今日新教教会有那么多不同的宗派和门派，各自对圣经有不同的解释？另一方面，如果圣经对一般人来说是很难明白读懂的，那么，广大信徒又要依靠谁来向他们解释圣经？圣经学者？牧师？还是各人自己？他们各有什么样的权威？如果他们之间出现不一致又怎么办？

现在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实践上来看，问题就更加严重了。这不仅是说，实践圣经比诠释圣经更加困难，而且是说，整体上看，教会对于实践圣经的任务，存在着严重的偏差。首先，西方的神学教育明显存在着重掌握教义和圣经知识，轻实践教义和圣经知识的偏差。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常见的答复是：实践教义和圣经知识主要是教会的任务，不是神学院和圣经学校的任务。问题是，由这种有偏差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培养出来的牧师，所牧养的教会也往往有同样的偏差。其次，教会的日常运作也存在上述同样的严重偏差：从主日讲台信息，到主日学和圣经学校的课程，再到周间的查经班，和每天的灵修读经，教会的各种资源几乎都集中在知道和了解教义和圣经，甚至连福音性质的团契，绝大部分的时候也都是在查经。至于实践圣经的要求，教会就几乎只能指望广大信徒的自觉了。

总之，无论是神学教育，还是教会运作，教会从整体上说严重偏离了主耶稣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二十八 19-20）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为数众多的教会都篡改了主的大使命，将门徒改成了“信徒”，将遵守改成了“知道”。这里的“信徒”是打引号的，因为按照新约圣经，信徒与门徒是同义词。但按照今日教会的理解，“信徒”是指那些不怎么遵行圣经的门徒。这里的“知道”也是打引号的，因为按照新约圣经，知道有两类，一类是间接的观念的知道，另一类则是直接的经验知道。圣经所强调的是后一类知识，而教会所实际强调的则是前一类知识。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当代华人知识分子信仰群体在信仰成长上的核心问题是：信仰知识化。而其根源又可以追溯到新教教会内部，因为作为一个其灵性和伦理主要是由圣经或神的话语来塑造的基督教传统，其问题是双重的：1、在诠释圣经上，存在着两难（究竟是难是易？）；2、在实践圣经上，存在着严重偏差（重掌握教义和圣经知识，轻实践教义和圣经知识）。

二、一个语言类比：外语和母语

这一节的目的是要为上一节所诊断出来的问题提供解决途径（理论方案）。笔者的解决方案采用语言类比的方法。为了纠正新教传统面对诠释圣经和实践圣经的双重任务时所遭遇的困境和偏差，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语言类比【2】：学习圣经（学习包括了诠释和实践双重任务）类比于学习语言，因为两者之间有诸多相似的地方。

我们知道学习一门语言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叫做“孩童学母语”的方式，另一种叫“成人学外语”的方式。这两种学习方式各有什么特点呢？研究者发现“孩童学母语”的方式有四个特征：

- 1、孩童的语言能力是通过长期浸泡在母语环境中突现出来的。
- 2、动作和游戏都会促进孩童语言能力的提高。

3、从与家人和朋友的友好相处中，孩童若能经常得到积极的纠正和反复的强化，他的语言能力提升会加速。

4、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主要不是孩童分析解释语言，而是语言在塑造孩童。

“成人学外语”有什么特征呢？经验告诉我们有如下三个特点：

- 1、死记硬背单词。
- 2、学习掌握各种语法。
- 3、通过各种考试。

不难看到，无论是新教神学院系统的神学教育还是教会实际运作中的圣经教导都与“成人学外语”的方式比较相似，他们的共同特质就是注重方法，方法的一个特质就是严格遵循一定的步骤。而“孩童学母语”的方式恰恰不那么注重方法。所以，教会若采取

“孩童学母语”的方式来学习圣经则应有四个特征：

- 1、信徒长期浸泡在圣经环境中，也就是积极投身于正常的信徒和教会的生活；
- 2、信徒实践或遵守圣经的话并体验信仰生活；
- 3、信徒经常得到属灵长辈或教会肢体的积极纠正和正面鼓励；
- 4、信徒经常受到圣经经文的光照、指教、和塑造，即所谓：我识圣经、圣经释我。

以上“孩童学母语”的学习圣经模式大体上解决了新教传统在诠释圣经上的两难，因为它使认识圣经变成一件每个正常信徒都能胜任的任务；同时，它也纠正了新教传统在实践圣经上的偏差，因为它使实践圣经对于每一个正常信徒来说变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任务。

我并不完全反对“成人学外语”的方式。但我所强调的是，对于广大信徒学习圣经的任务来说，我们要从“孩童学母语”的方式开，在此基础上，再进到“成人学母语”的方式。最后，只对于教会中少数有特殊呼召的人，才有必要进到“成人学外语”的层次。

根据以上语言类比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解决新教传统所面对的双重问题——诠释圣经上的两难和实践圣经上的偏差，关键之一是：将教会转型和塑造成一个使用圣经的“母语环境”。**

三、教会的转型

当今圣灵正在带领全球教会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有人将这场变革称为“第三次宗教改革”【3】，有人称之为“教会大地震”【4】。这场变革主要不是教义上的改革，而是教会模式、体制、和文化上的转型。这场变革是大约五百年前由马丁·路德引发的那场宗教改革的继续和完成，但比它还要更深刻、对教会和世界的影响也将更深远。

笔者认为，这场变革的关键在于：如何将教会转型和塑造成一个使用圣经的“母语”环境？根据新约圣经的教导和我自己所在佳恩基督教会的经历，我们发现其中包括了三个主要方面的转型：（一）模式转型；（二）体制转型；（三）文化转型。

（一）模式转型：生命繁衍的模式取代宗教维持的模式

在主后四世纪君士坦丁大帝之后，教会的运作是“殿堂模式”，而新教教会则采用“会众式模式”。“殿堂模式”教会至少包括五种元素：专属的教堂建筑；特定的敬拜日；专职的领导人；特定的礼仪；维持运作的方式。实际上，殿堂式教会基本上反映出旧约时代的圣殿模式，而会众式教会则反应了犹太会堂的模式。然而，殿堂式教会过去的确曾经试图把规模尽量缩小，成为一般的社区教会，也就是所谓的会众模式教会。【5】

在一个全民或大部分人民都信奉同一个宗教的社会文化中，上述“殿堂式”或“会众式”教会的危机还不会充分暴露出来。这是因为，家庭、学校、和各个社会机构都在普及宗教教育。但是，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文化中，“殿堂式”或“会众式”教会的危机就充分暴露出来了。欧洲教会的荒凉以及北美教会的滑坡就是这种危机的明证。其中的原因并不难理解：“殿堂式”或“会众式”教会无法有效地抵御世俗文化的侵蚀和同化作用，就如同古代一个既没有城墙、又没有军队的城市无法有效地抵御敌军的侵略一样。

无论是殿堂式教会还是会众式教会都是宗教维持型教会。在一间繁衍型的地方教会中，其繁衍的动力往往体现在三个不同的层次：

1、门徒的繁殖

今日许多教会中信徒的灵性软弱，固然是因为世界的诱惑和撒旦的攻击，但更重要的，却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地落实主的大使命，没有认真进行门徒守望和门徒繁殖的工作。这项工作虽然费时费力，但却是不可省略的。任何教会，如果省略了这项工作，不仅没有忠于主的大使命，也不可能成为繁衍型的教会。

根据主的大使命，门徒的繁殖始于领人归主，接着就是初信造就、跟进栽培，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繁殖一位门徒。一位真门徒不仅要接受别人的带领，而且要带领其他人做门徒。显然，这就是耶稣的大使命中所包含的意思。所以，为了使门徒造就不断地进行下去，我们必须训练门徒，使他们也能训练下一代门徒。这就是门徒的繁殖。

2、小组的倍增

过去，许多教会不重视小组的工作，认为小组聚会对于教会生活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教会认识到小组工作的重要，开始把小组聚会当作教会生活的一个补充。但是，在新约时期和教会前三百年历史中，小组聚会和小组生活几乎就是教会生活的全部。不过，在新约圣经中，它不叫“小组”，而叫做“家教会”或“在家中的教会”（罗16：3、5；西4：15；门1：2）。今天的教会观与新约的教会观相去甚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新约圣经中以“小组”或“家教会”为教会的最小单位，而今日教会则只根据主日崇拜来看教会。今日流行的各种查经小组和团契等跟新约的小组或“家教会”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前者不是教会，后者却是教会。前者只具有教会的部分功能，如查经或交通，后者则具有教导、牧养、交通、传福音、服事等各项教会生活的要素。

3、教会的拓植

过去几十年曾流行巨型教会，许多教会的领袖都希望自己的教会更大。不过，我相信建造具有拓植能力的教会比建造巨型教会更有意义。一个不断拓植的教会既能够不断壮大人数，又能够同时保持小规模。这样的教会既能保持教会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又能够保持教会发展的动力，因此避免了巨型教会的缺陷。拓植教会的关键与倍增小组的关键很类似，就是栽培新领袖；所不同的是：拓植教会需要栽培的领袖的层次更高，人数也更多，因此，挑战也更大。这里涉及到领袖团队建造的各种要素，不能在此详论。

(二) 体制转型：使徒性领袖团队取代宗教体制与世俗体制。

新教传统中存在着两种主要领导模式：家长制和会众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神正在教会中兴起使徒性领袖团队。这样的领袖团队对于祭司的国度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天父的工程极其伟大而艰巨，需要这五重职事（弗 4：11）的配搭事奉。今日许多教会的领袖都简化了天父的工程，有的人以为单靠一位有牧师恩膏的领袖就能建造教会；有的以为单靠一位有教师恩膏的领袖就能建造教会；有的以为单靠一位有敬拜恩膏的领袖就能建造教会。这些都跟圣经所描绘的蓝图相去甚远。什么是使徒性领导团队呢？

耶稣基督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他出身卑微，带领十二位寻常的门徒，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完成了人类最大的救赎，并建立了历史上最大的蒙救赎的群体。我们从耶稣身上可以学到：一位好领袖，不但要有人跟随，还要有能够共事的领袖团队。这大概就是纵然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耶稣，他却花大部分的时间带领十二位门徒的原因吧！透过保罗，耶稣基督也启示我们，圣灵的带领也是有领导团队，他的团队里“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弗 4：11-12）单打独斗的领袖，成效会相当有限。

弗 4：12 告诉我们：“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成全”也就是“装备”。教会领袖的呼召和职责不是代替会众来事奉，而是装备圣徒来一同事奉。这是新约事奉和旧约事奉的一个根本区别：旧约事奉是少数专职人员的事奉，就是世袭的祭司和利未人。新约的事奉是全体圣徒的事奉，每一个圣徒都是祭司，都是事奉者。他们都必须生命成长，活出信仰，并且接受装备，才能完成神的使命：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也就是祭司国度的另一个说法。

因此，教会领袖——使徒、先知、布道家、牧师与教师——的首要目的，是要“装备圣徒，去作服事的工作”。背后的神学根据是，全体教会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而一个名符其实的祭司国度应该是：个个活出信仰，人人参与服事。所以，装备所有信徒，以致他们能够参与服事，应该是教会领袖（无论是全职的、还是带职的）的首要工作，也是教会每个成员的关注。

(三) 文化转型：神家文化取代世俗或宗教掺杂文化

上述教会模式和体制的转型之目的是为了教会文化的转型：从目前世俗或宗教掺杂文化转型到神家文化。所谓神家文化就是充满圣父、圣子、圣灵同在的，与新约福音相称的，展示神儿女身份的教会文化。

神家文化并不要取代或削弱圣经在教会中的地位，而是要为圣经的教导和实践提供一个“母语环境”。这样的“母语环境”曾经在初期教会真实地出现过，正如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徒 2：42）这文化不幸在后来的世代中几乎消失了。根据新约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神家文化从根本上可以说是一种末世文化，就是神的国已经随着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而降临，并且将要在耶稣基督二次再来时完全降临。正如使徒行传第一章七节八节所记载的：「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这样的末世文化有两个显明的特色：其一是使教会中弥漫着一种神的国已经降临的氛围，其中包括：1、神同在的氛围，2、超自然的彰显，3、深度医治带来魂（包括心理、情绪、情感、意志）的洁净，4、灵的自由等等。这样的教会氛围对于信徒理解和遵行圣经的话语是必不可少的。末世文化的另一个特色是教会成员普遍持守一种神的国将要完全降临的盼望。正如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所记载的：「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种末世盼望对教会抵抗世俗化和逼迫的双重挑战是不可或缺的。

教会转型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种初代教会的末世文化或神家文化。只有对于生活在神家文化中的信徒来说，圣经才可能是容易理解的，也可能是不难实行的；才有可能克服诠释圣经和实践圣经的双重困难。只有对于生活在神家文化中的信徒来说，才有可能真正克服信仰知识化问题和脑与心的距离。

注释

【1】庄祖鲲：“‘后基督化’的迷思与回应”。载：《大使命》第一百零五期，页 2。

【2】周小安：“爱不释手读圣经”。载：《海外校园》第 109 期，2011 年 10 月，页 24-27。

【3】渥夫根·辛松着，以琳编译小组译，《改变世界的家》，（以琳书房，2002 年），页 6。参：Christian A. Schwarz, *Natural Church Growth*.

【4】魏彼得着，余国亮、高俐理译，《教会大地震》，（飞鹰出版社，2014 年版）。

【5】同【3】，页 24-25。参：William A. Beckham, *The Second Reformation*, Touch Publications, PO Box 19888, Houston, TX 77224, USA.

问答和讨论

拉吉姐妹：非常赞成周牧师今天讲的。我就对这个心和脑作一点补充。因为我一信主就一直听到说爱动脑的人，或者知识分子的心到脑的距离很长。但是这些年我研究文学释经包括处境化研究以后，我发现其实是因为，当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是用脑的方式在教，因为我们接受也是用脑的方式接受。脑的方式是纯逻辑、知识的方式，当我们用脑的方式来教，却又希望他最后应用的时候用心的方式，就是偏重感性的、生命体验的，活出来的，实践性的，于是，这就等于是脑到心的距离让爱教者自己来走，这就很困难。所以当我们教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用心的方式来教，也就是我们教的人要用心的方式来接受。那个心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们心中有情感，有记忆，有回应，跟圣经之间的回应。其实，你用心的方式来教，受教者就会用心来行；用脑的方式来教的，他就用脑来行。

徐志秋弟兄：刚才小安讲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诺斯底的倾向，或者是奥秘的倾向，以为知道了就得到了，救恩就在知道的里面，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是 *secret knowledge*，一旦得到我们就得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从头脑到心灵，刚才拉吉姐妹讲有很多的情感这些东西。事实上我个人的感觉，我的人类学（anthropology）观点是感受（feeling）比理性（reason）这个东西更加重要。感受是更加东方的犹太的观念，理性是更加西方的拉丁的观念。事实上不单单是进到心灵里面，心灵里面有情感（passion）有爱（love）。这个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还有 *serve*（守，遵行），甚至还有脚要“go”要“去”宣教，那个是 *embodiment*（身体力行），这个叫 *incarnation theology*（道成肉身神学），*incarnation*（道成肉身）就是全人全身的这样一种投入。那么我们在单纯知识分子的理念侧重的是头脑，他认为理解了就得到了，这是很大的一个偏差。理解了以后是有一个操练的过程，而这个操练的过程最集中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是一种 *repetitive*（重复）的 *practice*（实践，练习），是一种重复的不断地操练，有一些操练是你意识到它的价值你去操练，有一些操练是你还不完全明白，只是上帝这么说了，那你就去操练。那后一种操练里面更有一种礼仪的意思，“圣礼”的礼仪的

意思，在东正教里面就特别的多，而在 high liturgical 的 catholic 里面也有，他往往针对那些学位没那么高的，跟我们好像不相关的人。但是我们少了那一层以后呢，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的肌肉的记忆里面的就不会有这种操作在里面，这是很大的一个偏差。我们现在中国文化破四旧把这个“礼” ritual 这个东西完全破掉了，是礼崩乐坏，认为“礼”是繁文缛节，完全是个负面的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在属灵操练里面，礼仪是个很重要的层面。

周小安弟兄：这个文化里面也可以包括这个“礼”的，“圣礼”在文化里面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王志勇弟兄：小安牧师讲的很多方面我都有同感，但是我想我们作为弟兄铁磨铁促进来表达一些不同的声音。比如说小安牧师讲到说，我们现在教会的问题是信仰知识化的问题，其实上午临风弟兄也讲到，Mark Noll 写的《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is that no Evangelical Mind”，就是福音派思想的丑闻就是福音派本来没有思想。当然信仰总有知识化教育化程序化的问题，但是对我们华人教会美国教会共同认识的问题是“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而第二方面小安牧师讲到说《圣经》是每个信徒都可以读懂的，在这方面从教育神学和系统神学来讲我们已经回到圣经了，使徒行传记载的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他读以赛亚书。第一，他有以赛亚的经传，不得了，因为当时圣经是非常短的。第二，他能够读，他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第三，他说没有人教导我，我怎能读懂呢。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上也讲，说保罗的书信中有难懂的地方，没有学问的人强解圣经就自取沉沦，所以说人人都可读圣经，在得救的基本要道方面经过圣灵的光照我们也可以明白，但我们不排除圣经确实确实有很多地方是难懂难解难用的。

周小安弟兄：我回应一下，第一个问题，我所分析的是我们所牧养的当代华人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他们有信仰知识化的问题，如果你不同意，那可能你碰到的这个群体没有信仰知识化的问题，这个是一个经验性的观察。但是临风弟兄他所讲的这个福音派没有知识，这有两个不同。第一个，是西人的教会和华人的教会的不同，虽然这个不同不是本质的，但是这个不同的意义的层次是不同的。我讲的这个就是普通的信徒听了道就能够活出来，就像学一个语言一样的，我是讲的这一个层次。但是临风弟兄讲的是整个基督教界最精华的精英的代表他教会整体的，他的新知识没有的。我们一定要分清这两个层次，否则的话就串起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讲的那个圣经的几个层面，我完全同意，第一我说了一个孩童学母语这个层次，第二我说了成年人也要学母语，成年人不学母语就是文盲，而且我还有一句话要补充，少数的人他还要去学外语，但是作为普通的牧会首先要有一个母语环境，这个是成立的，所以那一些问题有一个合理的解答。

范学德弟兄：其实我跟志勇的东西大概比较相近，我明白小安说的意思是知识化，但我不赞成用知识化这个词来表示，因为咱们华人教会相对于西人教会讲，我们的知识已经非常非常的可怜了，而且要化根本就化不起来，其实就干巴巴知道几个筋

知道几句话而已，能不能用一个其他的概念，因为华人教会本来就没有文化，也没有基督教文化系统的深入化更没有。能不能说是概念化或是观念化，就是把信仰变成几个概念几句话而已，真的没有知识化，这样比较好一些。第一，就我观察其实你看教会那些带主日学的，就包括我们传道人来讲，你说有多少文化呢？第二，你讲的神家文化我还有点混淆，你引用的使徒行传，你讲到追求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祷告，你为什么不接着领下去共产。

周小安弟兄：我觉得你用观念化我完全认同。因为时间的问题，我只有 20 分钟，所以这个神家的文化不止这一下可以把它描述那么清楚，我只是提示一下让你知道神家文化原来就是有的，在新约初代教会时代就有这个神家文化，他们不难，他们没有我们那么多知识，但是他们活出来不难，这是我要讲的。我觉得把它改成观念化我完全接受。